世间万物都在治愈你

李汉荣 著



万物皆有灵性，
带给我们无限的安慰

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都值得我们不断前行

读者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间万物都在治愈你 / 李汉荣著. -- 兰州 : 读者出版社，2022. 11
ISBN 978-7-5527-0700-7

Ⅰ. ①世… Ⅱ. ①李…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49803号

世间万物都在治愈你
李汉荣 著

总 策 划 禹成豪 师明月
责任编辑 漆晓勤
封面设计 朱 琳

出版发行 读者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730030）
邮 箱 readerpress@163.com
电 话 0931-2131529（编辑部） 0931-2131507（发行部）

印 刷 天津鑫旭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65 千
版 次 2022 年 11 月第 1 版
202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7-0700-7
定 价 49. 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目 录

第一辑

人间温情，抚慰人心

002 父亲的鞋子
005 外婆的手纹
009 葫芦架下的母亲
012 替母亲梳头
014 父亲的露珠
019 感念祖先——未经考证的家谱
029 祖父的生日
032 木格花窗的眺望
035 那一串血的殷红
038 堂哥李自发和牛
040 想念杨老师

第二辑

万物可爱，伴我远行

044 多识草木鸟兽之名

047 书虫

050 屎壳郎

052 蟋蟀

056 林中蝴蝶

058 万物都是发明家

067 国贸大厦四十八楼的七星将军

072 燕子筑窝

075 为蚂蚁让路

078 动物的眼睛

083 怀念小白

086 放牛

第三辑

草木芬芳，可染灵魂

092 橘子是一颗心
094 丝瓜藤的美学实验
097 蕨草在我家门前蔓延
100 一群傻瓜在菜地里睡眠
104 槐树记
114 一株野百合开了
118 凝视一朵野花
121 与植物相处
125 核桃树
129 田埂上的野花芳草
132 故乡的稻草

第四辑

山川自在，让人安宁

138 佛坪的云
140 聆听风声
143 田园记忆
147 二里河
149 我把幽谷还给幽谷
152 我的初恋在天上
156 无名山水记
160 雪界
163 在虹的里面
166 星空
171 静夜思

第五辑

有书做伴，内心丰盈

174 记忆光线
177 心说
181 点亮灵魂的灯
188 走近诗佛
201 水边的孔子
203 诗意和美感的源泉
207 诗与药
211 心中的月亮
221 我们为什么活着
225 戴着草帽歌唱——读惠特曼《草叶集》
229 千古诗圣赤子心
237 庄子：真人无梦

第一辑

人间温情，抚慰人心

只是那泉水依旧荡漾着，
贴近它，似乎能听见隐隐水声，
两条小鱼仍然没有长大，一直游在岁月的深处，
几丛欲开未开的水仙，仍是欲开未开，
就那样停在外婆的呼吸里，
外婆，就这样把一种花保存在季节之外。

父亲的鞋子

父亲越去越远，越去越远，他留下的草木，永世芳香。

那年，记得是深秋，父亲搭车进城来看我们，带来了田里新收的大米和一袋面条。父亲放下粮袋，笑着说："没上农药化肥，专门留了二分地给自己种的，只用农家肥，无污染，让孙女吃些，好长身体。"我掂量了一下，大米有五十来斤，面条有三十多斤。鼓鼓囊囊两大麻袋，不知他老人家一路怎么颠簸过来的。老家到这个城市有近一百里路，父亲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看着父亲一头的白发和驼下去的脊背，我没有说什么，心里一阵阵温热和酸楚。父亲看着我们刚刚入住的新房，墙壁雪白，地板光洁，说，这辈子当你的爹，我不及格，没有为你们垫个家底，你们家里，连一块砖我都没有为你们添过，也没有操一点儿心，也没帮过一文钱，我真的不好意思。只要你们安然、安分，我就心宽了。我不住地说，爹你老人家还说这话，我们长这么大就是你的恩情，你身体不错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福分，别的，你就别多想了。

父亲忽然记起了什么，说，嘿，你看，人老了忘性大，鞋子

里有东西老是硌脚。昨天黄昏在后山坡地里搬苞谷，又到林子里为你受凉的老娘扯了一把柴胡和麦冬，树叶啦，沙土啦，鞋子都快给灌满了，当时没抖干净，衣服上、头发上粘了些野絮草籽，也没来得及理个发，换身衣服，就这么急慌慌来了。走，孙女儿，带我下楼抖抖鞋子，帮我拍拍衣服上的尘土。我说，就在屋里抖一下，怕啥，何必下楼。父亲执意下楼，说新屋子要爱惜，不要弄脏了。

楼下靠墙的地方，有一小片长方形空地，还没有被水泥封死。父亲就在空地边，坐在我从楼上拿下来的小凳子上，脱了鞋子仔细抖，又低下身子让孙女儿拍了拍衣服，清理了头发。上楼来，我帮父亲用梳子梳了头发，这是我唯一一次为他梳头。我看清了这满头的白发，真有点儿触目惊心，但我又怎能看清，白发后面积压了多少岁月的风霜？

第二年春天，楼下那片空地上，长出了院子里往年没有见过的东西，车前子、野茅草、蓑草、野薄荷、柴胡、灯芯草、野蕨秧、野刺玫，在楼房转角的西侧，还长出一苗野百合。大家都感到惊奇，有个上中学的孩子开玩笑说，这不就是个百草园吗？

大家都说，新鲜，真新鲜。也有人说这个院子向阳，有空地就不愁不长苗苗草草。议论一阵也就不再管这事了。

只有我明白这些花草的来历。它们来自父亲，来自父亲的头发、衣服和鞋子，来自父亲的山野。

是的，父亲也许没有带给我们什么财富、权力和任何世俗的

尊荣，清贫的父亲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的清贫，清贫，这是父亲的命运，也是他的美德。

但是，比起他没有留下什么，父亲更没有带走什么，连一片草叶、一片云絮都没有带走。

他没有带走的一切，就是他留下的。

连我对他的感念和心疼，他也没有带走，全都留在了我的心里。这么说来，我的所谓的感念和心疼，说到底还是我从父亲那里收获的一份感情，直到他不在了，我仍然在他那里持续收获着这种感情。而他依然一无所有地在另一个世界孤独远行。

是的，他没有带走的一切，就是他留下的。我看着大地上的一切，全是一代代清贫的父亲们留给我们的啊！

何况，我的父亲，曾经，把他的山野、他的草木、他的气息都留给了我们。

他清贫的生命，又是那般丰盛和富有，超过一切帝王和富翁。在他的衣服上拍一下，鞋子里抖一下，就抖出一片春天。

那么，我们这些自以为是地活着的人们，又能给世界留下什么呢？我们敢于践踏一切的鞋子里，除了欲望的钉子和冷酷的铁掌，还有别的可以发芽开花的种子吗？

父亲越去越远，越去越远，他留下的草木，永世芳香。

外婆的手纹

我一针一线临摹着外婆的手纹、外婆的心境。泉，淙淙地涌出来；鱼，轻轻地游过来；水仙，欲开未开着，含着永远的期待。

外婆的针线活做得好，周围的人们都说：她的手艺好。

外婆做的衣服不仅合身，而且好看。好看，就是有美感，有艺术性，不过，乡里人不这样说，只说好看。好看，好像是简单的说法，其实要得到这个评价，是很不容易的。

外婆说，人在找一件合适的衣服，衣服也在找那个合适的人，找到了，人满意，衣服也满意；人好看，衣服也好看。

她认为，一匹布要变成一件好衣裳，如同一个人要变成一个好人，都要下点功夫。无论做衣或做人，心里都要有一个“样式”，才能做好。

外婆做衣服是那么细致耐心，从量到裁到缝，她好像都在用心体会布的心情，一匹布要变成一件衣服，它的心情肯定也是激动的，还充满着期待，或许还有几分胆怯和恐惧：要是变得不伦不类，甚至很丑陋，布的名誉和尊严就毁了，那时，布也许是很伤心的。

记忆中，每次缝衣，外婆都要先洗手，把自己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身子也尽量坐得端正。外婆总是坐在光线敞亮的地方做针线活。她特别喜欢坐在院场里，在高高的天空下面做小小的衣服，外婆的神情显得朴素、虔诚，而且有几分庄严。

在我的童年，穿新衣是盛大的节日，只有在春节、生日的时候，才有可能穿一件新衣。旧衣服、补丁衣服是我们日常的服装。我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也不感到委屈，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都过着打补丁的日子，另一方面，是因为外婆在为我们补衣的时候，精心搭配着每一个补丁的颜色和形状，她把补丁衣服做成了好看的艺术品。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打满补丁的岁月里，外婆依然坚持着她朴素的美学，她以她心目中的样式“缝补”着生活。

除了缝大件衣服，外婆还会绣花，鞋垫、枕套、被面、床单、围裙都有外婆绣的各种图案。

外婆的“艺术灵感”来自她的内心，也来自大自然。燕子等各种鸟儿飞过头顶，它们的叫声和影子落在外婆的心上和手上，外婆就顺手用针线把它们临摹下来。外婆常常凝视着天空的云朵出神，她手中的针线一动不动，布，安静地在一旁等待着。忽然会有一声鸟叫或别的什么声音，外婆如梦初醒般地把目光从云端收回，细针密线地绣啊绣啊，要不了一会儿，天上的图案就重现在她手中的布料上。读过中学的舅舅说过，你外婆的手艺是从天上学来的。

那年秋天，我上小学，外婆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双鞋垫和一个枕套。鞋垫上绣着一汪泉水，泉边生着一丛水仙，泉水里游着两条鱼儿。我说，外婆，我的脚泡在水里，会冻坏的。外婆说，孩子，泉水冬暖夏凉，冬天，你就想着脚底下有温水流淌，夏天呢，有清凉在脚底下护着你。你走到哪里，鱼就陪你走到哪里，有鱼的地方你就不会口渴。

枕套上绣着月宫，桂花树下，蹲着一只兔子，它在月宫里，在云端，望着人间，望着我，到夜晚，它就守着我的梦境。

外婆用细针密线把天上人间的好东西都收拢来，贴紧我的身体。贴紧我身体的，是外婆密密的手纹，是她密密的心情。

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我童年时的一双鞋垫。那是我的私人“文物”。我保存着它们，保存着外婆的手纹。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之久，它们已经变得破旧，真如文物那样脆弱易碎。只是那泉水依旧荡漾着，贴近它，似乎能听见隐隐水声，两条小鱼仍然没有长大，一直游在岁月的深处，几丛欲开未开的水仙，仍是欲开未开，就那样停在外婆的呼吸里，外婆，就这样把一种花保存在季节之外。

我让妻子学着用针线把它们临摹下来，仿做几双，一双留下作为家庭“文物”，其他的让女儿用。可是我的妻子从来没用过针线，而且家里多年来就没有过针线。妻子说，商店里多的是鞋垫，电脑画图也很好看。现在，谁还动手做这种活。这早已是过时的手艺了。女儿在一旁附和：早已过时了。

我买回针线，要亲手“复制”我们的“文物”。我把图案临摹在布上，然后，一针一线地绣起来。我静下来，沉入外婆可能有的那种心境。这心境或许是孤寂和悲苦的，在孤寂和悲苦中，沉淀出一种仁慈、安详和宁静。

我一针一线临摹着外婆的手纹、外婆的心境。泉，淙淙地涌出来；鱼，轻轻地游过来；水仙，欲开未开着，含着永远的期待。我的手纹，努力接近和重叠着外婆的手纹。她冰凉的手从远方伸过来，接通了我手上的温度。

注定要失传吗？这手艺，这手纹。

我看见天空上，永不会失传的云朵和月光。

我看见水里的鱼游过来，水仙欲开未开。

我隐隐触到了外婆的手。那永不失传的手上的温度。

葫芦架下的母亲

我妈的美感和艺术灵感来自大自然，来自她劳作、生活的田野、山水、草木和花鸟，来自她对美的事物的直觉领悟。

初夏的早晨，我妈吃过饭，就在门前院子的葫芦架下，坐在竹凳上为我们缝补衣服，哥哥的书包带子断了，我妈要给接上；我的裤子膝盖上磨了个小洞，我妈要给修补；爹的衬衣、姐姐的枕巾、妈自己的布鞋，都等着她去连缀，去重新出落得完好。

暖和的阳光洒在葫芦架上，嫩绿的叶子窸窸窣窣，嬉笑着伸开手掌互相抚摸，一高兴，它们手里捧了一夜的露珠，不小心洒了下来，有几颗刚好掉在我妈的脸上。我妈伸手抹了一下，放进口里，“好甜的天露水哟。”我妈叹了一声，又自言自语：天意呀，天降甘露，今天怕是个好日子哩。

我妈开始穿针走线了。葫芦叶子的影子，掉在她的身上、手上，掉在针线篮里，掉在哥哥的书包上，掉在那些等待着的衣服上、裤子上、鞋子上、针线上，掉在她的心思上。

我妈灵机一动，其实，也不是灵机一动，这在我妈已成习惯了，是仅属于我妈的秘密习惯——取来她的孩子们用的铅笔，将

那从各个方向投影下来的葫芦叶子们画下来，就画在那接待影子的布上。若觉得掉在恰好的地方，好看，正合适点缀点儿什么，就依照那样式，略加放大或缩小，一针一线缝好绣好，她的艺术品就成了。瞧，此时，被我那顽皮的膝盖磨破的裤子上的窟窿，正被一片翠绿的胖叶子补丁覆盖了，那本来寒碜的补丁，却成了有趣的、摇曳着的一片初夏的叶子。

快到正午了，一片叶子的影子，定定地守在刚展开的姐姐的枕巾上，好像不愿走了。妈说：这是缘分和天意，咋不早不晚，偏偏就在这时，是这片叶子，来到丫头的枕巾上，怕是要为她送些吉祥好梦？我妈就把这安静清凉的叶子，挽留在姐姐的枕上，挽留在她青春的梦边。

我妈爱说缘分、天意，却很少说运气之类。可是我要说，我哥的运气比我好，你看，这时候轮到为他缝书包带了，一朵正在开着的葫芦花——它正在鼓足劲儿开花瓣儿，那花瓣儿还没开圆哩，它把还没有开完的花影儿匆忙地投在哥的书包上。我妈看见了，花就在她的手边颤呢，花心里还噙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妈抬起头，望了望绿莹莹的葫芦架和蓝莹莹的天，然后把目光停在手边的葫芦花上。妈微笑着，笑意、暖意和神秘的天意，满当当地漾在妈的脸上、心上。此时，她整个儿被一种比我们后来漫不经心挂在口上的所谓诗意呀、禅意呀等更为圆融深挚的情感暖流和纯真欢喜给笼罩和充盈了，那是一种只有上苍能够给予的福气和喜气。